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孫　龍

經部一

周易經傳集解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宋林栗撰栗字黄中福清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遂上疏論朱子時太常博士葉適侍御史胡晉臣皆助朱子劾栗因罷知泉州又移明州卒謚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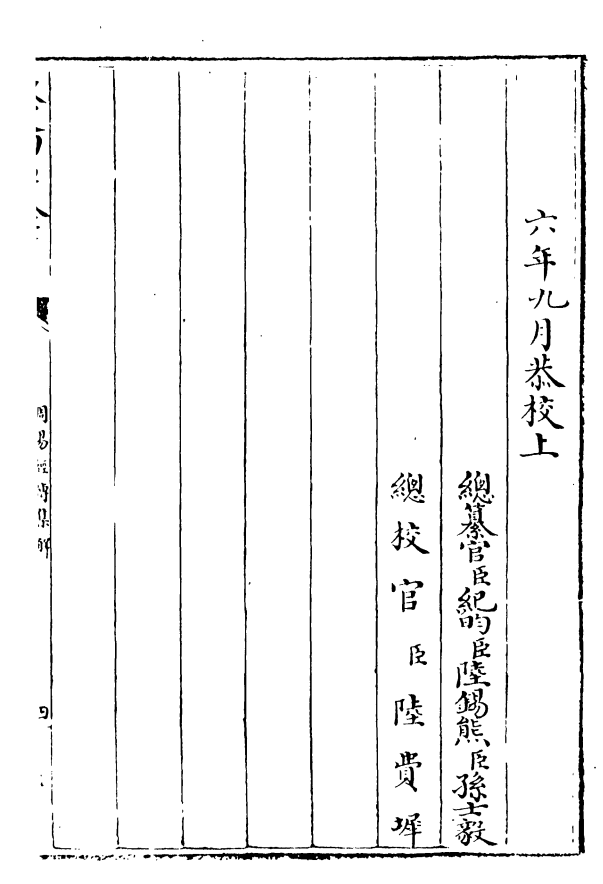
肅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淳熙十二年四月嘗進於朝首列進書表貼黄勑諭各一道要自序一篇貼黄稱本名周易文彖序雜指解後以未能該舉彖詞繫詞文言說卦乃改今名王應麟玉海稱其書經傳三十二卷繫詞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嚋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一卷與今本合當時與朱

子所爭者今不可考朱子語類中惟載論繫詞一條謂果以太極生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其餘則無所排斥朱彛尊經義考引董真卿之言謂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為太泥時楊敬仲有易論黄中有易解或曰黄中文字可毀朱子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是朱子併不欲廢其書考陳振孫書録解題曰其與朱侍

講有違言以論易不合今以事理推之於時朱子負盛名駸駸嚮用而栗之登第在朱子前七年既以前輩自居又朱子方除兵部郎中而栗為兵部侍郎正其所屬詞色相軋兩不肯下遂互激而成訐奏葢其釁始于論易而其故不全由于論易故振孫云然後人以朱子之故遂廢栗書似非朱子之意矣經義考又曰福清林黄中金華唐與政皆博通經

學而一糾朱子一為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說
學者遂置而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黄中
雖有易解而流傳未廣恐後泯沒然當黄中
既殁勉齋黄氏為文祭之其畧曰嗟哉我公
受天勁氣為時直臣玩羲經之爻彖究筆削
于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
儒或見排斥苟異吾趨雖前賢篤論亦不樂
于因循規公之過而公之迹仁者抑可見矣

論者固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為文公高弟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黄中之易其可不傳鈔乎持論頗為平允昔劉安世與伊川程子各為一代偉人其元城語録盡言集亦不以嘗劾程子而廢耿南仲媚敵誤國易祓依附權姦其所撰易解今亦並行栗雖不得比安世視南仲與祓則有間矣故仍録其書而併存彛尊之論焉乾隆四十



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周易經傳集解卷一

宋 林栗 撰

周易上經

昔者夫子之賛易也盖因其上下二篇題云上經下經者所以自别於傳也故自漢以来通謂十翼為大傳其後儒者又取大傳分繫於經因其篇目題云乾傳咸傳者以自别於箋注爾今存其舊得以考焉者

左邱明作春秋傳自為一書至晉杜預始取邱明之傳與經之年相附而解之名經傳集解方其未附也邱明之書别行於世漢之儒者至以不傳於春秋然則從今便觀覽存古以備稽考儻可以折衷於大雅乎謹按大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此則三聖人之所盡心而仲尼父之所諄諄誨人也今

夫天地未判有物混成是為太極清濁既辨一尊一
卑是為兩儀東震西兑南離北坎是謂四象乾坤艮
巽補其四維是謂八卦學者之所知也然元氣龎興
之象方維奠位之形是易之所取非其所有也易之
所藏非其所示也若夫有而示之則何以哉請觀諸
易今之成卦曰乾者有物混成之象也是兩儀之所
由生也又繫之曰乾下乾上者一尊一卑之象也是
太極之所生初為乾二亦為乾三為乾四亦為乾者

四方之象也是兩儀之所生也覆而觀之上為乾五亦為乾四為乾三亦為乾者八卦之象也所生六位定其六爻八卦形而八物倫類而聚之羣而分之相得則吉相違則凶或害之有悔有吝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著善補過也是則吉凶之所由定而八卦之所生也聖人以此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此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則大業之所由出而吉

凶之所生也是以聖人顯而示之繫以告之定以斷之聖人之誨人明白諄切如此而學者未嘗致思乃欲遺大傳而不取不亦惑乎今故因王弼之例集經傳而解之又益之以序卦雜卦庶乎不沒先聖人之意云爾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今之集解以二卦合而成篇會其太極莫其兩儀表其四象歸其八卦然後觀象玩辭無餘藴矣

乾
乾
乾
乾

乾下
乾上
乾

三畫伏羲氏八卦也六畫文王重之也乾下乾上者三畫之乾也成卦之乾者六畫之乾也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乾為天坤為地雜卦曰乾剛坤柔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六十四象所以首乾而次坤也乾坤

之所得剛柔健順之名而該乎天地之象何也凡肇於形氣可名者一一者數之所從起也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皆原於一以一而含三則圜三徑一者圓之象也以一而含六則觚六如一者方之象也是故乾為元而其數三坤為方而其數六六者四方上下之形而三者天地人之道也是故有一則有二有三則有六一為奇二為偶奇為陽偶為陰陽為剛陰為柔剛為健柔為順剛柔健順无所不為也此自然之理固與象數相符

矣昔之畫卦者仰取諸天俯取諸地近取諸身故一卦三畫畫而皆一則其數為竒其氣為陽其體為剛其用為健矣畫而皆二則其數為偶其氣為陰其體為柔其用為順矣天下之至健者莫如天三畫皆健不曰天乎天下之至順者莫如地三畫皆順不曰地乎重卦者兼三才而兩之故一卦六畫三畫之變者八卦六畫之變六十有四是為六十四卦其至健至順者未甞易也故三畫之乾為天六畫之乾亦為天三畫之坤為地六畫

之坤亦為地也曷不以天地名其卦乎曰乾坤之義其在人物無所不為矣為君臣為父子為夫婦為君子為小人為牛馬為蓋輿為衣裳為赤黑為清濁為貴賤為貧富為衆寡若曰天地而已矣則理有所局而象有所窮天為寡而地為衆天為富而地為貧雖善喻者不容其喙矣況於統天而行地者何以見其義乎故不曰天地而曰乾坤則其義無不通其象無不具此八卦命名之大例也

乾元亨利貞

乾彖也元亨利貞彖辭也下文彖曰者夫子釋之也夫子之贊易也蓋別為篇軍初不連屬於經文之下其題曰彖者釋彖也題曰象者釋象也題曰繫辭者釋凡彖爻之下繫辭之大意也題曰文言者衍釋乾坤二卦之言也題說卦者衍釋八卦之說也題曰序卦者釋六十四卦之序所以相叙而相成也題曰雜卦者釋六十四卦之變所以相雜而相居也其彖曰繫辭文言各依本經分上下篇通為十篇故謂之十翼其後易家取彖象文言分繫於經

隨其彖爻之下題云彖曰象曰者取十篇之明也獨於乾卦爻終而後繫之者存古文也今之學者不考其故遂以孔子之言謂之繫象彖辭矣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豈夫子自為之而贅之歟斯不待辨而明矣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此四者終始之義也物始而通通而和和而正不始則不生不通則不暢不和則不遂不正則不威始則大故元又訓大通則美故亨又訓美和

則宜故利又訓宜貞則固故貞又訓固其本一也一者何元之謂也元則亨而利利而貞矣此四言者在時為春夏秋冬在德為仁義禮智然而繫之乾何也曰乾為天天者物之所資始也坤為地地者物之所資生也乾不交坤物何自始坤不配乾物何自生故乾以六陽坤以六陰變化生成備乎終始之義也六十二卦皆以遠近愛惡言其情惟乾坤純體無剛柔之雜自初至上以始終為義故文王繫其彖以元亨

利貞之辭也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初二三四五上者六位也加之九六者爻也何從有此六位由三才六畫而分之也天有隂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故一二三四五六者所以象隂陽之體也何從有此九六卦畫有奇耦而寓之也奇為陽耦為

陰陽為剛陰為柔故九六者所以象陰陽之用也然則何為不言一六而言初上曰數不止於六六也者畫之數也无以著始終之義也數起於一一也者自六而逆數之也无以見尊卑之義也故變一為初則知六之為終變六為上則知一之為初故初上也者本末之序而首尾之義也然則曷為不言七八而言九六曰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成數也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者三天兩地而取之也揲蓍三變而定之也何

謂參天兩地而取之曰一三五參天也二四兩地也一三五合而為九二四合而為六九六者乾坤之蘊而剛柔之摠也何謂揲者三變而定之曰大衍之蓍三變之後下不至五上不逮四陽起於七而窮於九陰起於八而窮於六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六者陰陽之究而變化之宗也初二三四五上以為經九六以為緯而後易之義有所錯矣或曰然則曷不為言九初而言初九不言二九而言九二曰以初攝九則始

終之義明以九攝二則體用之情著夫豈苟云乎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以生以死保全翕合歸於太和斯之謂利貞也乾之
成卦四象皆乾初為元二為亨三為利四為貞故曰
觀其彖辭思過半矣夫健而不息者天地尊而元為
首者也乾為天為首正者法天之健偉首之尊出於

庶物之上其用不息其體无為而萬國咸寧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之所以為天者天行健也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運而無息豈非健乎君子體之自強不息則天之道也豈必王天下而後取法於乾哉六十三象皆繫其名獨變乾而稱健者乾即是健别无他意舉一以例餘卦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龍陽物也潛於重隂之下啓蟄而升莫之能禦故震下一陽象之時潛時飛變化不測故乾之純陽象之夫震也者乾之統天而時行者也以其自下而升故主乎震以其變化不測故統乎乾也乾陽純體無内外相應之義自初至上以始終為序故彖辭曰元亨利貞子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以為純乾矣而猶繫之曰乾下乾上是猶存重乾之象也故初與四為始二與五為中三與上為終此

重乾之終始也初爲始上爲終二五爲中正而分貴賤三四爲危疑而分險易此純乾之終始也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此易純乾之終始也何以明之初潛四淵同於隱德二見五飛同於中正三厲上亢同於大道潛而未能躍見而未能飛厲而不至亢所以爲乾下乾上也潛龍勿用陽之初也亢龍有悔陽之窮也利見大人中正之位也見龍在田飛龍在天貴賤之等也上下之交危疑之地也乾乾惕厲或

躍在淵險易之分也在淵為潜在田為見皆未離乎地也上下無常變化不測則游於人間矣飛而在天亢而有悔則升乎天上矣此純乾之終始也大明乎終始之義則知乾之六位以時而成乾之六龍以時而動夫豈有隱乎哉初九之為潜龍何也乾坤十二爻分配十二月乾為春夏坤主秋冬孟春之月蟄虫始振龍於此時猶潜乎下也潜而振則陽氣之初矣然而未可用也君子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戒之曰

勿用子曰陽在下也自漢至今言易者皆謂乾之六陽起子而終於巳初九於爻應冬至之候方此時也一物閉藏蟄虫未振何以喻陽氣乎况於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而以應季冬之月坤之初六履霜堅氷而以明仲夏之時又惑矣既至或引春秋晉史蔡墨有否在乾之姤姤下卦巽巽在辰巳有龍之象夫龍陽物也故震以一陽象之巽反震者也而同其象豈不謬哉則又曰巽之究為躁卦夫乾之初豈巽之究乎

哉或曰冬至一陽生矣而以孟春言之其然豈其然乎曰易者象也物之著見然後謂之象故周史有言夏數得天夫子亦曰行夏之時其作春秋也以正月係之春若合符契矣曷謂其不然乎

初九下卦之下以陽居剛故曰潛龍言其時言其物而不可以言其地也九二下卦之中以陽居柔故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見龍在田見者言乎其時也龍者言乎其物也田者

言乎其地也九二之為見龍在田何也仲夏之月雷乃發聲蟄虫咸出龍於此時見而在田矣龍之在田誰能見之者惟興雲致雨雨我田時則人皆見之矣故在田云者非龍之在田也言龍之德在乎田也所貴乎大人者非貴其有德也貴其德之能及物也九二正中行成名立言而可以為人師動而可以為世法然猶垢汙自匿獨善其身埋光晦釆不自表見則龍之與蚖何以異哉是乃楊朱之徒而非大人之道

也故曰利見大人見與見龍之見同子曰德施普也其是之謂乎說者皆謂九二為臣九五為君相與利見失其義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易有四象之數三至四是也自四以往无全象矣反而視之又四象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彖取其正爻取其爻惟其所之則以為義九三下卦之上其正反皆乾象也乾為君子反覆皆乾不離於道君子

乾乾之象也下卦為晝上卦為夜上下之交日之終而夜之夕也故曰君子乾乾夕惕若乾之又乾健之至也下乾之上人君之位也上乾之下人臣之位也上為人臣下為人君其體重剛其位下中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可謂危矣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以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至於夕矣可以息矣然猶惕然恐懼不敢自暇自逸雖造次顛沛必於其道君子之進德修業如此雖危而無咎矣故曰厲

无咎子曰反復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或曰九三之不為大人何也曰君子者大人之通稱也以其乾乾故繫之君子以其中正故繫之大人也然則其不取象乎龍何也曰六爻皆龍也九三者危疑變化之地也龍之變化其時其位皆不可以指言而在於人間有危厲之象故以君子明之也夫龍也者惡表其終日乾乾而夕惕也哉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上卦之下正反皆乾上為人臣下為人君重剛而不中在於危疑變化之地與九三同也陽以進為安以退為險也九三未離乎下而以陽居剛故乾乾夕惕而未免於厲九四已進乎上矣而以陽居柔故曰或躍在淵躍也者下乾之上也淵也者上乾之下也龍之變化或躍而飛天或下而潛淵皆不可得而知也不言飛而言躍者別於五也不言潛而言淵者別於初也或躍在淵非龍而何然不正言之者以為

不可得而見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見其將升則疑其躍見其无跡則宜在淵不知其變化也夫蟄之始振也吾知其為潛雷之發聲也吾知其為見至於變化孰知其所在哉夫安得不疑也君子之道推而行之放乎四海卷而懐之足保其身故其上下進退不可為常要以進德修業而已故經曰無咎而子曰進無咎君子進德修業夫何咎之有哉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上卦之中以陽居剛故曰飛龍在天龍之與天皆為陽物而五又天位本乎天者親上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龍之在天是其宜矣九五之為飛龍在天何也曰蒼龍之與有角有亢有心有尾仲夏之月雷在南方龍以此時飛而在天矣龍之在天誰能見之者惟垂象著明光被四表則人皆見之矣夫蒼龍者東方之星也震之體也乾之元也而火為中星盛德在火正於南方豈不應其時而當其位也哉是

故見而在田者龍之德也飛而在天者龍之位也二五之為中一也以其在下故言其德以其在上故言其位也以九居二有其德而無其位孔子是也以九居五有其德而又有其位舜禹是也以舜禹之德踐唐虞之位人歸之天命之然猶離世異俗自潔其身視天下有不屑為者是則許由之徒而非大人之道也故曰利見大人子曰大人造也五之利見則若九五者大有為於天下者也當五之時君子在上小人

在下尊卑貴賤各當其分斯大人之造矣故又曰上治也或曰春夏之交龍也昏見而直謂九五何以明之曰虞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火蒼龍之中星也春秋左氏龍見而雩皆言其正也故月令仲夏之月大雩此其明驗矣或曰左氏又云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何也曰此謂晨見也角亢為龍房心為火季秋之月角亢晨見東方農務畢而戒事矣角亢既沒而火晨猶見於是乎致用矣故曰水昏正而栽以別於

晨見之宿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矣火伏於孟冬知季秋之月猶西流也則其言龍見之不同宜矣夫龍見而雩何也謂龍飛在天可以吁嗟而求雨矣龍見而畢務何也龍主歲功功成而後退也火伏而後蟄者畢何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火伏於上龍藏於下豈不然哉先儒以龍見而雩為建巳之月誤矣或曰蒼龍在天位雖未正卦爻亦有其象乎曰固也孟春之月七宿皆没故

謂之潛仲春角亢已見於天遠而望之有在田之象焉季春氐房已出乎地孟春尾箕未離乎淵仲夏正於南方季夏則已過中而亢於未申之位角星初沒故有見羣龍無首之象焉蓋龍星畢見西具首歲矣聖人作經極乎天人之蘊无所不該特微顯而闡幽舉其一端以示人耳仲尼於九二之象言德施普也蓋取龍之功用以明之又言天下文明則取諸乘象矣攷其義類曾有一之不然乎子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巳正南面而巳龍在中天萬物咸覩其象蓋如此也或曰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而月令以昏火中為季夏之月驗之乾象則月令合而書不應說者頗以歲差言之其信然乎曰歲差歷法也以人求天者也非天行之有差忒也由唐虞至於嬴秦由秦至於今其年代无甚相遠推虞書而合月令有一月之差則推月令以驗於今又當於孟秋之月矣然今皆但之宿與月令歲舍差之論吾无取

焉曰然則書之中星不應乾象何也曰韋與荀皆以宵驗而呂氏以昏紀故二終仲夏而火中月令季夏而火王蓋參互發明無乎而相悖矣學者詳之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九重卦之極以陽居柔故曰亢龍有悔亢者高之極也陽至於此窮矣而上又無位不與物接斯為亢矣或曰上之與五皆天位也上為亢位何哉曰立天之道曰隂與陽陽為得位而隂為失之矣天道下覆

地道上承人道親地故初不言地四不言人上不言天飛而愈上不位乎天將何以處之其亢旱之龍乎上九謂之亢龍何也曰季夏之月流金礫石龍於此時亢而在上矣夫日月星辰麗乎天者也龍之成形非麗天之物所以飛而在天雲之輔也亢而在上則雲無所輔則龍无所乘雲无所輔龍無所乘則暴而不成失其所以為龍矣其能以久在天上乎雖以崇高之資處盈成之勢驕淫矜夸失其臣民則危亡之

道也他卦爻象若此必繫以凶咎之辭惟乾坤純體不同餘卦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豈極而遂亢亢而不復也哉故不曰凶而曰悔不曰悔而曰有悔者未必然之詞也子曰盈不可久也惟其自然盈是以難久若夫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何不可之有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十二卦不言用惟乾用九坤用六何也曰他卦六爻剛柔上下變化无常惟乾坤純體自初至上以始

終為序故陽則亢陰則戰自然之理也夫大人者豈與時偕極而已乎必有以用之則長久而无敝矣故曰用九用九之道豈其不如上九乎使其不為上九則乾坤至五而終矣至五而終五又窮也然則變為上六乎乾當為夬坤當剥矣夫所貴乎乾者為其至健也所貴乎坤者為其至順也合將變而夬為剥則奚取於乾坤矣夬之上六曰无號有終凶子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剥之上九曰小人剥廬子曰小人

剝廬終不可用也夬剝之終其不可用亦明矣變而為乾坤庶乎其可也豈使乾坤變而為夬剝乎然則用九之道何如曰有以用之則無變乎上九而治矣九為進上為退九為存上為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者何也以九居上一陰一陽天德之正也然則九五不曰天德乎曰九者天之德也五者天之位也位乎天德惟九五當之然夫子於二言正中於上言不失其正而五不言之者其可知

也故曰見羣龍无首善用上九者不居其位而居其德使羣龍皆見而不為之首羣龍者衆覽之象也不為首者不賢之義也采雲氣御羣龍利澤萬物光被四表不示其跡不顯其用不尸其功不有其義豈其首可得而見耶夫乾為首上亦為首而以陽居柔是失其位而无其首者也无首之象以位言之則凶以德言之則吉故上九著其悔而用九言其吉曰天德不可為首也斯之謂吉也使上為陽位而九居之能

不為首乎老氏有言迎之不見其首其知用九之則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六十四卦乾坤有文言何也大象釋之矣又將申言之不幾於贅乎聖人以學者執文害意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故於乾卦凡三釋彖五釋小象反復發明或一言而互稱或數言而同指使學者觸類而長深思而得至於坤則申言之而已至於他卦亦特舉其一二見於繫辭之訓學者明乎乾則通乎坤明乎坤則六十四卦无不通矣將使夫子悉而言之則有不勝言者矣或曰何以謂之文言曰子不云乎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旨遠其辭文由是言之即彖象之辭也夫子蓋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學者考其象讀其辭

而不知其義則將棄置以為卜筮之書聖人蓋有不得已焉故演釋其文言以為道德性命之理不過如此使學者盡心焉矣仁善為吉義善為藏豈弟君子宜君宜王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體仁足以長人不會則不通不嘉則不暢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故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非義无以制非和无以行行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故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通變之謂事立本之謂幹知

終知始成已成物故曰貞者事之幹又曰貞固足以幹事乾為君子在乾為元亨利貞在君子為仁義禮智惟君子能行仁義禮智四德者故其彖曰乾其辭曰元亨利貞也元言仁亨言禮利言義貞不言智而此幹固之言又近乎信學者疑焉无足怪者是故兼乎智信而言之矣或曰信於五行為土於四時為季而乃曰貞也者兼乎智信而言之何也曰子不云乎艮也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夫萬

物於此終於此始非智不足以知之非信不足以守之仁義與禮非其物也是故水土皆生於坤而盛於坎至於艮則成矣成者誠也故曰成乎艮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知之不明則守之不誠守之不誠則發之不勇乾元亨利无自而見矣貞固足以幹事不亦宜乎是故聖人仰觀鳥獸之東龍震木仁也西虎兌金義也南鳥離火禮也北合龜蛇坎艮之象也聖人之言甚微而顯至曲而中如此而言盖舉三隅矣今之

儒者莫能以一隅反是可悲也已或曰文言四德魯穆姜固巳言之非聖人之言也曰是何言乎聖人吐辭為經必不盡出於巳誠使先民有是言穆姜誦之而夫子亦誦之是言也穆姜云元體之長以物象為義也夫子云元善之長以訓詁為義也言各有當如此豈可誣也哉以為其語出於穆姜則不智之甚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故遯世而无悶不成乎名故舉世非之而无悶樂則行之簞瓢之樂也憂則違之飢溺之憂也君子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其樂而違其憂者豈無心於天下哉以為行未成而名未立道可隱而身不可不立是則潛龍之時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常也中庸之謂也九二中正故也言易者皆謂剛柔得位為正不得其位謂之不正然夫子於是言正中學者可以知易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進德所以成己修業所以成物忠信言行之本也言行忠信之表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修其辭行發乎邇見乎遠故立其誠君子之德盛矣而不怠於進業廣矣而不怠於修是以日新而富有也是之謂居業也九三居下乾之上在人君之位居上乾之下在人臣之位知其可至於此而至之可謂不失其幾矣知其可終於此而終之可謂不失其義矣知至至之故

在上位而未嘗驕知終終之故居下位而未嘗憂至之言極也終之言盡也皆九三之謂也或曰九三之位危疑如此烏知其在下位而不憂乎曰以其乾乾而知之也夫乾天下之至健而德行恒易也反復皆乾不離於道君子進德修業居易以俟命夫何憂之有哉説者或謂三知上之可至而將至之是則行險以僥倖者也欲无憂得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也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以位言進退以龍言九四之位謂之上則上乾之下也謂之下則下乾之上也是不可為常也九四之龍謂之進則猶在乎淵也謂之退則已躍乎上也是不可為恒也為上而能君為下而能臣是謂无常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是謂无恒人見其无常則疑其為邪見其无恒則疑其離羣不知君子之進德

修業上下進退各有其時欲及其時固宜如此也然則九四者何以知其進德修業而非為邪離羣者乎曰以其乾乾而知之體重乾之健得剛健之正是以上下而非為邪進退而非離羣也或曰然則九三九四皆為乾乾而上下進退之辭不繫之三何也曰上下進退云者言其不可測也三四者皆龍變化之位三在人間而四則離之矣龍未離乎人間未可以言變化也謂之反復乾乾可也盖以九居三可以為剛

不可以柔故曰乾乾言其至健而已也以九居四可以為剛亦可以柔故曰或躍在淵言其變化无常不可測識而不謂之乾乾也以九居四故有上下進退之辭以九居上故有得喪存亡之義夫豈苟云乎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水之所流必濕火之所就必燥虎嘯而風自生龍生

而雲自行何以知其然也濕土氣也燥金氣也土者艮也水者坎也坎之從艮以其類也金者兌也火者離也離之從兌亦其類也夫燥濕之文固以從水火矣雲者坎也龍者震也坎之從震以其類也風者巽也虎者兌也巽之從兌以其類也所以然者同聲不得不應同氣不得不求故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龍虎不與風雲期而風雲隨之也是故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其德昭明其位萬物咸覩亦以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故也或曰曷不取乾為金坤為土乎曰艮者東北之土其象為止水之所畏也坤之為土柔順而已非水之所從也兌者西方之金其象為毀折火之所制也乾之為金則剛健純粹矣非火之所就也是故本乎天者親上震坎艮從乾而居也本乎地者親下巽離兌從坤而位也是則各從其類者也然而係之九五何也曰五陽位而在天九陽物而為龍龍之與天皆為陽物龍飛在天固其所也天者

乾也龍者震也震之從乾以其類也故夫有天下而君之謂之天子者其義盖取諸此也或曰如子之論飛龍在天震從乾也雲從龍者坎從震也水流濕者坎從艮也夫九五既為乾又為震坎艮何也以九居五以聖人之徳居聖人之位是也而又曰羣賢並興萬物咸覩其象何從而生其意何從而出也應之曰不明乎此而可以學易乎哉震之一陽乾之始也坎之一陽乾之中也艮之一陽乾之終也得其全者為

乾得其一者為震坎艮夫乾之在爻則既已列而言之矣以九居五得乎陽者无不在焉是故兼乎三才之象也夫九五者豈其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如斯而已乎尊者從其尊卑者從其卑大者從其大小者從其小斯九五之為矣是故聖人有作而羣賢並興飛龍在天而萬物咸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九五之時義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五陽位上隂位以九居上貴而无位也陽為君隂為民乘乎九五高而无民也陽為主隂為輔遠於二四志不相應賢人在下而无輔也无位而无民遠賢而无輔動而有悔不亦宜乎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侍講程頤讀舍為去聲訓止夫龍豈止於田者哉井之初六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與此文同皆上聲讀下也者言龍之所在也時舍也者言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在乎天而在乎田也行事者言其進德修業終日乾乾也自試者言其上下進退或躍在淵也上治者言尊卑小大各當其分故飛龍在天窮之災也言消息盈虛自然之理故亢龍有悔也天下治者言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羣賢並用垂拱无為故用九而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言上下二卦之分也初四為始初則潛藏而四乃革矣革之言變也二五為中二則文明而五乃位乎天德矣德稱其位也三上為終三與之偕行而上乃與之偕極矣極之言窮也若夫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者天无為而六子用四時行而百物生斯其則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亦如是爾九二既曰時舍也又曰天下文明何也此非因相反所以使學者致其思也夫時之所舍而天下以之文明豈非聖人在下德博而化者哉故九二於時為仲春於晨為單閼日出東方天下明矣治則未也角見東方龍出蟄而民就田矣歲功未也是故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春分日中夏至日永鳥為鶉火心為

大火聖人之言豈茍云乎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按文當曰乾元亨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性情也陸德明音義云鄭康成本作情性章句脫亂學者不勝異說然文或從省語或遁形惟其理之所歸雖不校正

亦自曉然何至紛紛也夫子既釋元亨利貞為四德矣懼學者執而不通於是序雜而言之序雜而言之者性情也元亨之義為始而通則利貞之義為和而正可知矣利貞義為情復於性則元亨之義為性見乎情可知矣一陰一陽一始一終相與循環莫可窮也於是又揔而言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始者元也美者亨也利者利也不言者貞也使之正各性命而已何利之可言哉若坤之牝

馬也之建侯則可得而言之矣凡此皆一元之用也故歎之曰大矣哉大者元也元之大乃乾之所以為大也故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乾之合也故曰精也六爻發揮旁通者乾之散也故曰情也言精則知六爻之為粗言情則知純粹之為性故言曰元亨利而又曰貞也乾為天爻不言天而時乘六龍者以御天也天无六子之用則其穹隆而覆者有時而息矣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

止之兑以説之然後元亨利貞可得而見矣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獨言雲雨者舉陽以該陰舉中以該上下而坎也者陰中之陽也陰陽和故雲行而雨施也或曰龍以喻為陽氣也曰坎曰艮其以類也又安兼乎三女而言之應之曰甚矣子之不達也夫三子者豈能以獨陽而生物者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潜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黙而成之謂之行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其在初九微而未能顯闇而未能章故謂之潛潛者言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及夫顯而章則天下文明矣而可以弗用乎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畜德謂之聚問以析疑謂之辨寛以處已謂之

居仁以善世謂之行有是四者君德見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剛則健不中則險以健行險上下无據茍非乾乾夕惕安能免於咎乎

九曰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九四與三俱為人位而子曰中不在人何也曰人位乎中尊天而親地四已離之矣離乎人而未至乎天

其變化所在不可得而知之矣故曰或躍在淵或之者疑之也見其將升則疑其躍見其无迹則疑其在淵搏之而不可得也從之而不及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君子之德業變化如此夫何咎之有哉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陰陽之義也大人與之合亦

陰陽之義而已矣九者天之數而大人之德也五者天之位而大人之時也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則大人者與天孰為先後也其先天乎天弗之違矣其後天乎奉天之時矣天之遠而尊也猶莫之能違也而况於人乎安能違之而弗從况於鬼神乎安能違之而弗助是以能而在天无不利也故曰天也故謂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斯之謂也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此九之所以存於上至於喪而亡之也其惟聖人乎知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故覩存亡進退之幾有以用之而不失剛柔之正是以天下治安享國久長而无危亂之事非聖人而能之乎故又曰其惟聖人乎甚之辭也

坤下
坤上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得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

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者乾之配物之所資生也元亨利貞與乾並稱也然乾以統天為元坤則順承而已乾以施物為亨坤則厚載而已乾以變化為利坤則時行而已乾以保合為貞坤則柔順而已故曰牝馬之貞牝馬也者言其順而行也或曰乾為馬坤何以稱之曰坤也者馬之牝也今夫上六龍戰於野是龍與龍鬬也龍陽物也坤之為龍其牝矣乎哉或曰乾之龍取諸震也坤為馬取諸巽乎曰乾道无為而用始於震故稱其德以明尊也坤道无成而功歸於乾故深其配以明順也君子有攸往者事

君之象有所往而從之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婦道子道亦如之

𠕇先迷後得主利者陰陽弗倡則失其道順而後之斯得其主

者得其常也臣子之利不是過矣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者西南坤位也巽與離兑坤之類也得其朋類與之

上行其于東北乾震坎艮皆非其類四陰既至各以

其配而從焉是則喪其朋而合其配矣君子之在下

也以其類貞其進也以其類貞既以身任天下之重

矣則一其心而竭其力安其分而守其業公爾而忘

其私國而忘其家可以得朋而二其心也哉是故獨行而不偏中立而不倚為臣之道也順而終斯一於貞矣貞者正也不難於暫而難於久不難於勉強而難於安行久而安之君臣无猜國家和平天下之慶人臣之吉也或曰四陰一行各從其配何象也曰羣臣咸至於王朝庶僚各聽於其朝我無私焉斯其象矣或曰益稷夔龍八元八凱何必喪其朋哉此則見羣龍之象也羣賢在朝濟濟肅肅乾陽象之矣何者

其德一其心不二也若淫朋比德背公營私則羣黨之象何者其行二其情不一也此乾之所以為君子坤之所以為小人也或曰安貞之言非君子乎曰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則坤之為君子其誰曰不可哉故曰君子有攸往子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各有當也夫係坤之德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固已盡其言矣而又曰君子攸往何其與乾之不同也曰聖人之所為觀象係辭者豈有他哉凡以為世之君子取法焉

爾夫乾君也天下之所歸往也故曰元亨利貞備乎四德明乎終始而足矣臣道也以後為先以喪為得以往為歸以貞為利不可不知也君子有攸往子之為利謂初六也坤之始也先迷謂上六也上為物先也後得主利謂六二也二為物後也自初之往則二為後而上為先矣西南得朋亦謂二也二无嫌於朋也東北喪朋謂六五也五在天位不喪其朋將行為矣是故初六六二者一之所宜與也六四上六者六

五所宜去也安貞吉謂用六也惟用六可以久而安之矣是故聖人寡其辭而非隱非見其言而非贅也或曰夫子三稱無疆其象同乎曰德合无疆者合天之无疆也行地无疆也者牝馬之无疆也應地无疆者乾應之无疆也夫行地无疆何取於牝馬也哉或曰馬也者上載而下行也有慱厚之德人有勤勞之功是以取諸馬也牝馬利貞生生而不窮也其行地也豈得而疆之哉天无疆而應地地无疆而承天馬

无疆而行地是故三稱之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之所以為地者以其順也何以明地勢之順說者皆以形勢言之非也隤然磅礴无乎不載者地之勢也此其所以為至順也故君子以厚德體之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純坤六爻亦以始終為序初與四為始故初言凝而

四言閑二與五為中故二言利而五言吉三與上為上為極故三言終而上言窮凝而未閑利而未吉終而未窮所以為坤下坤上也履霜之漸隂始凝也龍戰之窮隂極盛也直方黄裳以中正也立於敬義發於事業貴賤之等也含章括囊以危疑也无成有終无咎无譽險易之分也履霜直方盖言地也含章括囊以人事明之矣黄裳玄黄則配天而言之也此純坤之終始也乾之六爻皆以龍言而坤之六爻雜舉

其物者隂陽之情也初六之為履霜堅氷至何也曰孟秋之月白露始降君子履之則有警戒之心焉何者知其漸而至於堅氷也至之言極也隂極盛則氷極堅也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自衰季秋之月白露為霜寒氣揔至孟冬則水氷而地凍矣仲冬則氷壯而地坼矣季冬則水澤腹堅取氷而藏之矣是以氷之至也夫氷者何也霜之凝也霜者何也露之凝也露者何也雨之凝也是皆雲雨之氣而隂凝之也

故子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京房楊雄乃以為盛夏之月不已過乎陽氣之行也則散而為雲流而為雨陰氣之至也則凝而為氷結而為雹是以君子畏之也夫氷也者乾之象也陰盛而凝為陽故曰露成而氷牝馬而為龍坤之究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為初六著履霜之漸而於上六言龍戰之窮防患之意深矣子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馴之言順也陰之浸長未嘗不順順以致之故至於堅氷而莫之恠也知其

不順則凝之早矣故又曰履霜堅氷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初六下卦之下以陰居剛故曰履霜堅氷以其體非純柔有剛强之漸也六二下卦之中以陰居柔故曰直方大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中也大言其光亨夫地之生物也直其成形也方其載物也大矣所以然者

順也故順生直直生方直則遂方則廣故直方也者大之所由生也循理而行謂之順勁而不屈謂之直行不踰矩謂之方德合无疆謂之大然而言之六二何也曰六者地之數而君子之德也二者地之位而君子之時也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是則天下之至順而德合乎无疆者也故夫直之與大皆剛健之形容在坤他文則嫌於疑陽矣惟其至順故配乾稱直從乾稱大而不嫌於疑陽也若夫方員

之體則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曰不習无不利習也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之謂也夫以坤之順其為臣子之道固不待習而能矣然而履非其地居非其位則直近於訐方近乎愎大近乎專茍不習焉則失順君之名而得專制之罪矣故六三則習於含章六四則習於括囊六五則習於黃裳惟六二居中履正上无所疑下无所忌直方以大不勉而中何所往而不利哉子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謂六二至柔而係之

直方者以其動言之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謂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斯地道之光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六四反覆坤象也上坤之下下坤之上以陰居剛故曰含章章也者文之成也陰陽相錯而成章也以六居三含於六爻之中含章之象也雖有文章之

美不自表見而包含之臣子之道也況在危疑之地乎故曰可貞然含而不發則何以見其有内美而不發獨善而已亦奚足貴哉故曰或從王事從王事而發之斯為貴矣六三與六五為臣故有諸侯從王事之象或之者疑之也或含章或從事也乾之九四坤之六三皆陰陽之雜也是以或之三也者下卦之終而非坤之成也坤无成矣其欲成之則上六是也故曰无成有終成者功也終者事也陽始而陰終之代其

勞也陰作而陽成之歸其美也是故歲功出乎震歸乎坎成乎艮人臣不敢有其功必歸之君人子不敢有其功必歸之父乾坤之臧也子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含章可貞為臣子之正非遂閉而不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從王事而發之然後知其為光大也故其釋彖曰含弘光大含章之謂含時發之謂弘能含能弘斯光大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與三皆至柔而不中故三含章而四括囊然陰以退為安以進為險三在下卦以陰居剛不純乎柔也故无成而有終四已進乎上卦而以陰居柔陰既盛矣故不敢為咎亦不敢為譽按釋文馬氏本說卦坤為囊三在内為含四在外則括之矣故无成有終无咎无譽皆合二象而言之也陰當其位是以无咎咸无陽焉是以无譽也夫衆陽者羣賢之象也衆陰者羣小之象也故陽以見羣龍為吉陰以喪朋為利

六四以隂居隂而在衆隂之中天地閉塞羣小用事當此之時君子遁藏其身括其智囊三緘其口猶懼其不容也斯可以无咎譽矣子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君子謹而不出夫何害之有哉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上卦之中以隂居剛故曰黄裳黄中正之色也裳下飾之貴也中者忠也下者順也何言乎中五也何言乎正隂陽均也何言乎下坤也何言乎貴尊位

也是故乾為衣坤為裳五六雖尊配乾而下矣故有黄裳之象也夫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而五者天之位也以六居之在於他卦則有不當位之嫌矣唯坤天下之至順也豈其非所據而據之乎其配天而在此位也對乾而稱裳宜矣以伊尹周公之德當伊尹周公之位行伊尹周公之事大美至順德業流光人臣之極美於是乎在故曰元吉元者善之長也至哉坤元斯為吉矣子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坤為文

聖人觀象作服取諸乾坤以為衣裳裳飾雖盛而衣覆之其文在中不顯於外坤之象矣詩曰綠衣黄裏綠衣黄裳裏即裳也言裳正而衣不正姜氏自傷不得其配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上六上卦之極以陰居柔陰盛而窮矣故曰龍戰于野野郊牧之外也外卦之外故稱野焉陰盛而疑於陽勢不兩立必至於戰戰必於野野者天地之際而

戰者隂陽之敵也乾亢于上九坤極于上六是以敵而疑疑而戰也方此時也萬物閉藏蟄虫未振所以有龍戰之象陽也者亢而弗蟄者也亢而弗蟄則傷之者至矣故隂盛而敢與之戰焉隂雖盛而已窮陽雖亢而能悔二者交戰勢必俱傷故曰其血玄黄龍陽也隂陽相敵故雖坤而稱龍隂陽俱傷故雖乾而稱血也龍言戰也血言傷也戰以氣故主陽而言傷以血故主隂而言之也乾為赤坤為黒天地之正也

震為玄黃者天地之始交也赤變為黑故其色玄黑變為赤故其色黃上六坤終而陽出乎震故其象為龍而又曰玄黃也夫孟秋之月白露始降而言堅冰之漸季冬之月蟄虫未振而言龍戰之窮何也所以為天下國家之大戒亂臣賊子之深防也夫白露而至於氷牝馬而至於龍為國家者可以懼矣然氷不免於消龍不免於血亂賊之徒亦可以少懲矣子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利於何有哉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以六居上陰之盛也盛必戰戰必傷自然之勢也有
以用之則何以哉曰六陰氣也上柔位也以陰居柔
永以為貞配乎純乾斯為利矣所以然者不安其陰
而將為陽也故彖曰安貞吉子曰用六永貞以大終
也乾為大坤為至坤作成物而以乾終之弗敢成之
義也其伊尹周公復正厥辟之事乎成王聽政之時
周公北面就臣位粥粥如畏然斯之謂永貞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再釋彖也牝言其柔馬言其剛也貞言其靜且方也利言其後得主而有常也元亨言其含萬物而化光也錯互其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也或曰柔靜與方坤之德也其動也剛何取於坤哉曰坤之所以任重而行者非其剛也其感至於上六則為龍而敢與乾戰非以其剛動故耶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蓋兼乎剛柔言之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

說者皆以餘慶餘殃言子孫應報之事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斯為慶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殃莫大焉有餘者甚之之辭也子曰勿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勿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為其積而至於大也

故夫積隂而至於堅氷是豈一朝一夕哉辨之不早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由爻象而言則直為正方為中由德而言則直為正

方為義正者正也直中之謂也義者宜也時中之謂

也既曰正義又曰敬義何也曰敬也者百行之表也

君子欲正其身非敬何先敬以為正義以為中其

自立者可謂卓然矣然恐孤絶而無鄰則偏迫獨行而无以成其大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云者所謂大也不以已善驕人不以已長愧人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草上之風將无不偃而況君子之朋哉何憂其孤而莫之助也直方大不習而无不利矣習者生於疑也莫疑其所行又何習之有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書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以從王事也惟我后之德夫嘉謨嘉猷隂之有美也入告爾后於內含之而弗敢宣也爾則順之於外以從王事也曰斯謀斯猷為我后之德為之而弗敢成也是故臣告其猷而君受其名臣任其事而君享其功應六三之義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孟夏之月純陽用事一隂將生而陽不拒焉在乾為九四天地變化之時也故草木蕃説卦巽為蕃鮮謂此時也孟冬之月純隂用事一陽將生而隂不順焉在坤為六四天地閉之時也故賢人隱月冬天地閉塞而成冬謂此時也坤之中爻皆不言時夫子於是發其義而先儒又汨亂之以為建酉之月不亦惑乎天地閉塞賢人遁藏殺其身而无益是以杜其口而不出也斯可以脱於咎譽之域矣或曰无咎可矣何

惡於譽哉曰盗憎主人曲士醜正譽之不免其能免於咎乎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故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於此賛之曰括囊无咎无譽葢言謹也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矣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黄中天之色也於五行為土於五事為思於五常為

信仁義禮智皆出乎信故黄為通理東西南北皆准於中故黄為正位四支百體皆聽於心故黄為居體六五之謂矣黄之為色焜然而有光輝也故曰美在其中隂之獲陽斯為美矣猶六三之含章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之謂乎

隂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周易經傳集解卷一